

920133

K 280.7 / 5:15

1229 / 164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五輯

西南少數民族文字文獻

第十五卷



本輯白族文字文獻卷主

編：張文

陳瑞鴻

出版說明

一、《中國西南文獻叢書》是有史以來第一部中國西南部地區原始資料性古籍文獻總集。本次出版為第一編（正文二〇〇冊）共分八個專輯，即第一輯《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二輯《西南稀見叢書文獻》、第三輯《西南史地文獻》、第四輯《西南民俗文獻》、第五輯《西南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第六輯《西南文學文獻》、第七輯《西南考古文獻》和第八輯《西南石窟文獻》；共收錄各類歷史文獻九百四十七種。本輯為第五輯。

二、《中國西南文獻叢書》以歷史上自然形成的『西南地區』為選錄文獻的地理範圍。包括現行界定的四川省、重慶市、雲南省、貴州省和西藏自治區等五省（市）區，以及周邊地區包括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南省、湖北省、陝西省、甘肅省和青海省等省（區）的部分地區。

三、《中國西南文獻叢書》以先秦至二十世紀中葉為選錄文獻的時間範圍。在特殊情況下，為保證資料的完整和延續性，部分選錄文獻時間略有后移。

四、《中國西南文獻叢書》選錄文獻均具有原始資料性。版本以宋、金、元、明、

清、民國或稿本、清稿本、木刻本、泥銅活字本、石印本、鉛印本和傳抄本為正常篩選順序；對部分精善版本另行調整收錄；對同一文獻，由於版本不同，內容略異且版本孤善者，同時進行了收錄；對部分稿本、抄本和殘損較重漫漶不清的文獻進行了重新整理。

五、《中國西南文獻叢書》選錄的部分稿本或清稿本，有原作者在成稿后將另加文字以『飛箋』形式粘貼於書內情況者，本次出版均予以保留，按『飛箋』出現的先后順序將其移置文后，并在文內原位和箋頭同時標明註號；對收錄文獻中的部分重要『眉批』，因縮版原因使原字體不易辨認者，均重新改排於原位，對下拼版『眉批』，改排於書下口，一般性『眉批』從略；對選錄的部分稿本、孤本或稀有版本文獻中的殘頁，均據原貌影印。

六、《中國西南文獻叢書》除漢文文獻外，還以專輯形式收錄了藏、彝、傣、納西、白、壯、回等七種少數民族文字文獻，並對部分重點少數民族文獻進行了漢譯、英譯等工作，翻譯文獻原著與譯著均并列選用。

七、《中國西南文獻叢書》對全書進行了綜合性論述；對專輯進行了學術闡述；對所有選錄文獻進行了版本註錄；對部分少數民族文字文獻做了內容提要說明；對部分

重點文獻和重新整理的文獻進行了校註或校勘工作。

八、《中國西南文獻叢書》全書設《前言·目錄·索引》專冊；專輯設『本輯目錄』；分冊（卷）設『本冊（卷）目錄』；少數民族文字部分設本民族卷目錄。

九、《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一編在編輯出版期間得到了國家有關部委、西南西北地區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海內外學術團體，教學、科研機構和典藏單位以及學術界人士的熱忱關懷、鼎力支持和無私的奉獻。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誠摯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中國西南地區歷史悠久、民族繁榮、文化燦爛，古籍文獻浩如烟海。《中國西南文獻叢書》隨着整理和發掘工程的逐步深入，將會不斷地進行二編、三編等的編輯出版工作，為弘揚民族文化繼續做出貢獻。

蘭州大學出版社

甘肅五涼古籍整理研究中心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總
主
編



梁公卿 男，漢族，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生，雲南省昆明市人。一九六七年畢業於雲南大學化學系。現任雲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文聯主席。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在雲南省開遠十四軍直屬農場勞動。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在雲南省大關縣工作，曾任中共大關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九年先後任雲南省昭通地區氮肥廠副廠長；行署小化肥辦公室副主任；中共雲南省昭通地委委員、昭通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市委書記；地委組織部長。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歷任中共雲南省昭通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中共雲南省昭通地委書記、人大工委主任。一九九三年一月至一九九五年七月任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九五年七月任雲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先後主持或參加了第六屆亞太地區社會科學與醫學大會、全國文科學科專業人才培養宏觀發展戰略研討會、文化產業發展與文化品牌開發研討會、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第二十二屆年會、『雲南——從古到今的演變』（綜合學術）研討會等學術活動。先後發表《西部大開發與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提高文化產業發展水平和開發力度，把民族文化大省建設落到實處》等多篇學術論文和理論文章。

副總主編（按姓氏筆劃排序）：

朱琚元（彝族）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 副研究員

次旺仁欽（藏族）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 副研究館員

李國文 雲南民族學院 教授

林超民 雲南大學 教授

岩溫扁（傣族） 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少數民族研究所 研究員

胡文和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

徐希平 西南民族大學 教授

趙世紅（納西族）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東巴文化研究所 常務副所長

駱小所 雲南師範大學 教授

戴文年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 副譯審

繆文遠 四川大學 教授

羅二虎 四川大學 教授

學術顧問（按姓氏筆劃排序）：

李學勤 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

段文杰 敦煌研究院 研究員

俞偉超 中國歷史博物館 研究員

徐蘋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

裘錫圭 北京大學 教授

饒宗頤 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

策
劃：

高國祥 甘肅五涼古藉整理研究中心 主任

李民發 敦煌文藝出版社 編 審

美術設計：

徐祖蕃 甘肅省博物館 研究員

專輯主編



張文男，白族，一九四五年四月生，雲南省劍川縣人。現為雲南省劍川縣文化館副研究員。

主要成果有：主編完成列入藝術科學國家重點研究項目的《劍川民歌集成》、《民間文學集成》等七部縣卷，為雲南省卷的編纂做出貢獻，多次獲文化部、國家民委表彰。參加《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集成·白族卷》、《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辭典》、《中國民間藝術辭典》、《白族音樂志》、《白族歌謠》、《白族舞蹈》的編纂出版工作，撰寫論著近百萬字，並多次榮獲雲南省政府文學藝術獎和國家圖書獎。曾先後發表民族藝術研究論文三十餘篇。



專輯主編

陳瑞鴻 男，白族，一九三四年生，雲南省劍川縣人。曾任雲南省劍川縣文化館館長、館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雲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曲藝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會員。

長期從事白族民間文獻的搶救、發掘和整理工作，曾參加《白族文學史》（初稿）、《白族民間童謠》、《劍川縣文化志》的編撰工作。主編《石寶山白曲集》（一至十集）、《石寶山的傳說》等。參與編輯《白族民間歌謠集成》，任副主編。曾先後整理發表民間故事三十多篇、民間長詩及歌謠一百五十多首，多次榮獲雲南省政府文學藝術獎，被評為全國民間文學集成先進工作者。

綜 述

張 文

白族是祖國西南邊疆古老的民族之一，共有一百六十多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內居住（主要分佈於劍川、洱源、鶴慶、大理、雲龍等縣市），其它散居在雲南省內的怒江、保山、麗江、昆明、玉溪、楚雄、昭通等地，四川的西昌、貴州的畢節和湖南的桑植等地區亦有分佈。

白族自稱『白伙』、『白尼』、『白子』，漢澤意為白人。被納西族稱為『那馬』，被傈僳族稱為『勒墨』。

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白族先民就在以蒼山洱海為中心的大理地區生息繁衍，創造了水稻農耕文化。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劍川海門口銅石并用文化遺址，開創了雲南青銅文化的先河，是洱海地區石器文化的延續和發展。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前，居住在大理一帶的『昆明人』及『河蠻』或『白蠻』即為白族先民。南詔時期，白族

在洱海區域正式形成具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經濟水平相當，居住較為集中的共同體，史稱『白蠻』。大理國時期，白族的族稱已有了統一的稱謂，被稱為『棘人』、『白人』。明清以後稱為『民家』。一九五六年，根據本民族群眾的意願，統稱為『白族』。

白族崇信佛教，以密宗阿吒力教派為盛。還有特有的本主崇拜，各村都有本主廟，供奉各自的本主神，儒、釋、道三教在白族地區廣為流行，并形成三教合流的現象。白族尚白，以白為貴。白族民居盛行土木石結構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格式。白族民族節日紛繁，除與漢族同度的春節、端午、中元、中秋節等而外，還有許多民族節日，如火把節、三月街、嘗新節、田家樂、繞山林、石寶山歌會、青姑娘節等。

白語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語支待定，有彝語支和白語支之說。白語中有不少古漢語借詞，還有彝語支語言的同源詞。白族不但以漢文為通行文字，還有兩種白族文字，一是歷史悠久，始於南詔末期的以漢字為表意和記音符號的方塊白（棘）文（以下所稱的白文專指此）；另一種是始於一九八五年創制的拼音白文。

白族人民聚居的大理白族地區，是雲南開發較早的文化發祥地之一。白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數千年來，白族人民同西南各族人民共同開發了祖國西南邊疆，也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遺產，形成了蔚為大觀的漢文文獻。它們是祖國多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裡所說的白族文獻，專指白文文獻。為此，特對白文作簡要介紹。石鐘健教授對白文作了開拓性的研究，他在《論白族的文字》一文中稱：『中古時代住在雲南西部的白族，由於需要，曾利用漢字作為表意的和記音的符號，擬制了一套文字，這種文字，他們稱為白文。』白文是怎樣利用漢字符號來記錄和傳達白語呢？一、漢字記音：用相同或近似於白語語音的漢字來記音，記錄白語。二、漢義表音：白語有八個聲調，還有緊喉音等，其讀音與漢語不完全相同。無法一一對應，則採用『訓讀』的方法來記錄白語，即接漢字的意思，讀白語的音。如漢字『洗』的白語音，無相近和相似的漢語，就用『洗』來記音，讀時要譯成白語來讀。三、以詞記詞：白語中吸收的漢語詞匯，只是讀音有所變化，可直接採用，讀時按白語聲調來念。四、仿造新

字：一般由某個漢字加上偏旁構成，讀音常為非偏旁那個字的讀音，其意為白語；或在漢字上增減筆畫，構成新字。

當然白文的缺陷也較為明顯。由於白語分為中部、南部、北部三個方言區，即劍川方言、大理方言、碧江方言，而方言之間的差別主要在於語音，因此白文一般只在同一方言區內流通。此外，白文也未曾統一規範過，漢字記音較為隨意，因此較難通行。

據文獻記載和現已發掘的考古資料判斷，白文創制於唐代南詔時期。唐樊綽《蠻書》卷二收錄的《高黎貢山謠》詩句『囊中絡賂絕』，其『絡賂』指錢財，非漢語，正是漢字記白語音的白文。另《星回節唱和詩》詩句『元昶同一心』、『波羅毗勇猜』中的『元』指『朕』，『昶』指『卿』，而『波羅』指『虎』，『毗勇』指『野馬』，均為漢字記錄白語的白文。在大理州內的多處南詔遺址，均發現有字瓦，瓦上寫有『官諾』、『買諾』等，字中『諾』為白語助詞，和漢語『的』相類似，意為『官制的』、『買來的』（瓦），這些都為白文。白族文獻自今仍在民間流行（大量的為白族本子曲、大本

曲抄本），它擴大了白語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際功能。用白文寫成的白族文獻大致分爲三大類：歷史類、宗教類、文學類。一、歷史類：有元明間的著作《白古通》、《白古通玄峰年運志》、《西南列國志》等，可惜這些古代文獻現已失傳，但據後來學者的記述，可判斷確有其書。如明楊慎在其《滇載記》的書後特別註明：『予以罪戍滇，求蒙、段之故跡而不得，後得《白古通》及《玄峰年運志》二書於舊家，其詞皆白文，義兼衆教，稍加刪潤，成《滇載記》。』大理聖元寺住持寂裕在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一七〇六年）刊印的《白國因由·跋》中稱：『菩薩累劫救護此處，蓋有十八化雲，備載《白古通》。……逐段緣由，原是白語，但白字難辨認，故釋白音爲漢語，傳閱者一見了然，雖未見《白古通》，而大概不外於斯。』《白古通記》填補了明代以前雲南地方史的空白，是其後編纂的雲南地方史志的重要依據，還形成了『白古通』係書面文學和民間文學，在白族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侯冲先生所著、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白族心史》對比專門作了研究）。

二、宗教類：一九五六年在大理市鳳儀北湯天村發現的南詔大理寫經中的白文佛